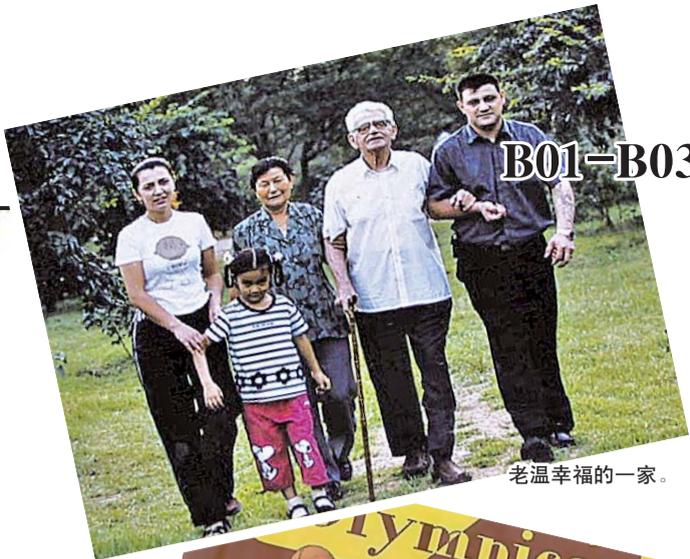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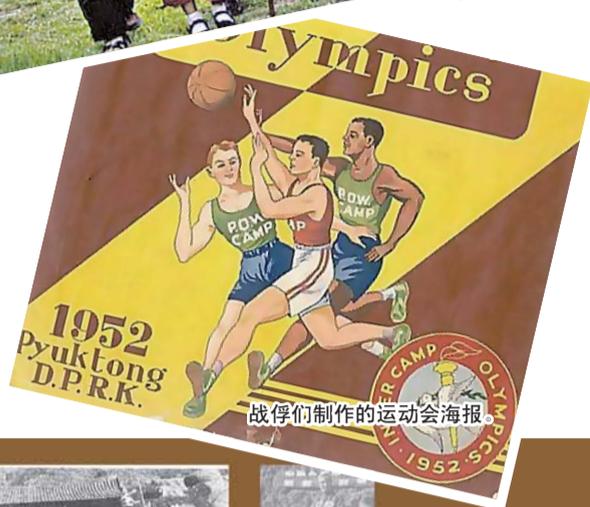
人文 齐鲁

美军战俘“老温”与“战俘营奥运会”

伦敦奥运会如今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吸引了世人的关注。而在60年前的1952年11月,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却举行过一次别开生面的“战俘营奥运会”——中国人民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关于这件事,近些年来的一些回忆文章多有涉及,笔者根据当年对有关当事人的采访及查阅的相关资料,写成此文。



老温幸福的一家。



战俘们制作的运动会海报。



战俘营中的“奥运会”剪影。

□康鹏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悍然派兵入侵朝鲜。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作战,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就此展开。经过两年多的浴血战斗,志愿军俘获了大量的“联合国军”。于是,志愿军在朝鲜北部的碧潼郡建起一个较大规模的战俘营。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管理人员发扬我军优待俘虏的传统,严格执行《日内瓦战俘公约》,待战俘如兄弟一般,感化了无数敌军战俘,在世界面前展现了中国人民讲和平、讲人道的博大胸怀。1952年11月15日至11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处从全部6个战俘营的13107名战俘中,选拔出500名(1254人次)优秀选手,举办了一次史无前例、极其特殊的“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运动员的国籍众多,分别属于美、英、法、加、哥、澳、韩、菲、土、荷、比、希、墨和波多黎各等14个国家和地区。

在志愿军战俘营中战俘开起了“奥运会”

十多年前,记者在采访生活在济南市达半个世纪、被称为“老温”的原侵朝美军战俘詹姆斯·乔治·温纳蒂斯(James George Veneris)时,他就向记者详细介绍了他在战俘营中的生活以及他参加过的这次“战俘营奥运会”。温纳蒂斯告诉记者,在战俘营里,志愿军战俘管理人员发扬优待俘虏的传统,待战俘如兄弟一般,感化了无数战俘,也为在战俘中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各战俘团、队、中队都为战俘们购置了大量的体育器械,战俘们也自制了一些;修建了82个篮球、排球、足球、滑冰等运动场地。战俘们可在规定的作息时间内自由地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各俱乐部委员会经常组织篮球、足球、排球、橄榄球、乒乓球、冰球、网球、拔河、棋类等友谊比赛和小型运动会。

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使得战俘营具有了举办一次颇具规模的运动会的条件。志愿军俘管处领导充分考虑了战俘俱乐部委员会的意见和要求,批准于1952年11月15日至27日在战俘5团驻地碧潼举办一次大型运动会。运动会的筹备委员会迅速成立。



运动会时战俘们制作的每日快报《奥运纪实》。

筹委会以俘管干部为主,选取对体育运动比赛事项有经验的战俘参加。筹委会第一次开会讨论的首个问题,就是运动会的名称。有的提出叫“碧潼运动会”,有的说叫“战俘营运动会”。美军黑人战俘普雷斯顿·E·里奇提议说,这次运动会将有10多个国家的战俘运动员代表参加,像一个大型国际盛会,就叫“中国人民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吧!与会者一致鼓掌赞成,于是运动会的名称就这样定下来了。经过近两个月的精心筹备,运动会如期举行。5个俘管团、两个俘管队均选出了运动会代表队,14个国家和地区的战俘运动员代表共500多人参加。运动会完全仿照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大会模式来组织进行。

1952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碧潼中学操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大会主席团主席由志愿军俘管处主任王央公亲自担任。在乐曲声中,运动员、裁判员列队入场。排成方阵的运动员们手里举着鲜艳的上面饰有和平鸽符号和序号的旗帜,迈着有节奏的整齐步伐,一个方阵一个方阵地进入运动场。这时,美军战俘小威利斯·斯通手持火把跑步进入会场,绕场一周后把火把交给大会主席王央公。王央公接着点燃了主席台上的火炬,奥林匹克五环旗在运动场上冉冉升起。王央公在致词中说:“为了体育的发展,为了有一个幸福和安全的环境,和平是必需的和最基本的,未来终将属于和平。”随

后,运动员、裁判员举行了宣誓仪式,乐队再次奏响《友谊进行曲》,运动员们列队出场,战俘营“奥运会”正式开始了。

这次“战俘营奥运会”共进行了田径、球类、体操、拳击、摔跤、拔河等27个项目的比赛。水上运动项目由于没有游泳池等设施,未能举行。这次“战俘营奥运会”虽然参赛选手都是志愿军战俘营中的战俘,但运动员们的竞技水平却并不低,比赛场面也精彩纷呈。在百米赛中,20岁的美国黑人选手约翰·L·托马斯遥遥领先,竟然跑出了10.6秒的好成绩,比当时的世界纪录10.2秒只多出0.4秒。比赛结束时,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奖品都是从北京、上海、沈阳等地购买的景泰兰花瓶、丝质雨伞、檀香木扇子、玉石项链、丝巾和手帕以及其他精美的手工艺品,这些奖品总共花了6亿元人民币(旧币),约合新人民币6万元。

运动会期间战俘每天出版《奥运纪实》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运动会自始至终,从主持大会、组织竞赛、运动裁判到大会新闻采编、摄影及其他各项服务工作,志愿军一律放手由战俘们具体操办。本次“战俘营奥运会”专门成立了信息中心,工作人员都由战俘担任,编辑从赛场搜集到的各种信息,在运动会举办期间每天都出版日报《奥运纪实》,使战俘们每天都能阅读到来自赛场的消息。

“战俘营奥运会”的成功举

办,深深震撼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管辖的各战俘营中的各国战俘,第六战俘营战俘、美国陆军第24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曾说:“志愿军创造了俘虏营前所未有的历史。”第二战俘营战俘、英国皇家陆军第29旅格罗斯特营营长卡恩斯中校评价说:“中国人改写了世界战俘史!”

这次“战俘营奥运会”甚至改变了一些战俘的人生轨迹。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一项新政策,允许战俘在“90天的冷却期”里自己做决定,可以选择回国,也可以选择留在战争所在国,还可以选择去某一个交战国。21名美军战俘以及一名英军战俘宣布拒绝遣返回国,而是选择到中国生活居住和工作,这件事当时曾在世界上引起轰动。西方国家舆论认定这是共产党对这些战俘进行“洗脑”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宣称,这些战俘选择了和平,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毫无疑问的是,这22名战俘的选择是中国军队俘虏政策的胜利。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胜利在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而据统计,这22名美英战俘中,就有12名战俘是参与过这次“战俘营奥运会”的运动员、演员或工作人员。这次“战俘营奥运会”在他们心灵深处产生的影响,应该说是他们拒绝遣返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军战俘温纳蒂斯扎根济南半个世纪

本文前面提到的美军战俘温纳蒂斯,就是拒绝遣返回国的22名美英战俘中的其中一员。在中国生活了50年的他在时隔近半个世纪后,仍对“战俘营奥运会”的很多细节记忆犹新,他说这次“战俘营奥运会”让他永生难忘,也改变了他的后半生。温纳蒂斯是个参加过二战的老兵,曾在几内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战场上同德军和日军正面作战。1950年9月被派往朝鲜战场,一个多月后就被志愿军俘虏。在志愿军战俘营的两年多时间里,经过志愿军管教干部的教育,温纳蒂斯对共产主义生活产生了向往,他决心到中国去,同中国人民一道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2001年,温纳蒂斯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谈起自己的这一思想巨大转变时说:“我在朝鲜两年零10个月,有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是同志愿军生活在一起的。在志愿军的战俘营里,我生活得很好,受到人道的待遇,几乎每顿饭都可以吃到肉类和蔬菜。我和同伴们能与志愿军从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敌人变为朋友,首先是因为我们从内心里佩服志愿军,是志愿军用实际行动感化了我们。我们就想,中国政府对待我们这些敌对国家的战俘都能这么好,还组织我们在战俘营中举办起奥运会,生活在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是多么幸福啊!因此我不愿被遣返,想去这个国家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我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寻求真理。”

1954年2月,温纳蒂斯和另外20名美国战俘及一名英国战俘一同来到中国,中国政府授予他们“国际和平战士”称号。一年后,温纳蒂斯被安排在了济南造纸西厂当工人。1963年,中国红十字会保送他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列主义理论等课程。毕业后,他仍回到济南造纸西厂工作。以后,这22名战俘有的先后回国,有的移居到了其他国家,而温纳蒂斯则一直留在了中国,他找了一个中国老伴儿,生育了一子一女,在济南市生活了50年,人们都习惯称他为“老温”。从1977年开始,温纳蒂斯先后在山东大学等高校讲授英语口语课程,享受教授级的待遇和公费医疗。

温纳蒂斯热衷研究社会主义理论,他关心国内外大事,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一直到了79岁高龄,他仍盼望着能加入中国共产党,记者在《齐鲁晚报》上报了,他的这个心愿后,引起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的重视,当即在报纸上做出批示,要求组织部门研究温纳蒂斯的入党问题。因温纳蒂斯一直保留着美国国籍,如果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放弃美国国籍,温纳蒂斯虽想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他的儿子、女儿都在美国工作,他的这一想法遭到家人的反对,他入党的想法也未能如愿。2004年,温纳蒂斯在济南去世。

1952年在朝鲜碧潼志愿军战俘营内举行的“战俘营奥运会”,虽然没有国际奥委会的授权,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奥运会,但在战俘营内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堪称世界战俘史上的奇迹,也在中国体育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照片均为资料片,温纳蒂斯的照片由温纳蒂斯家人提供)